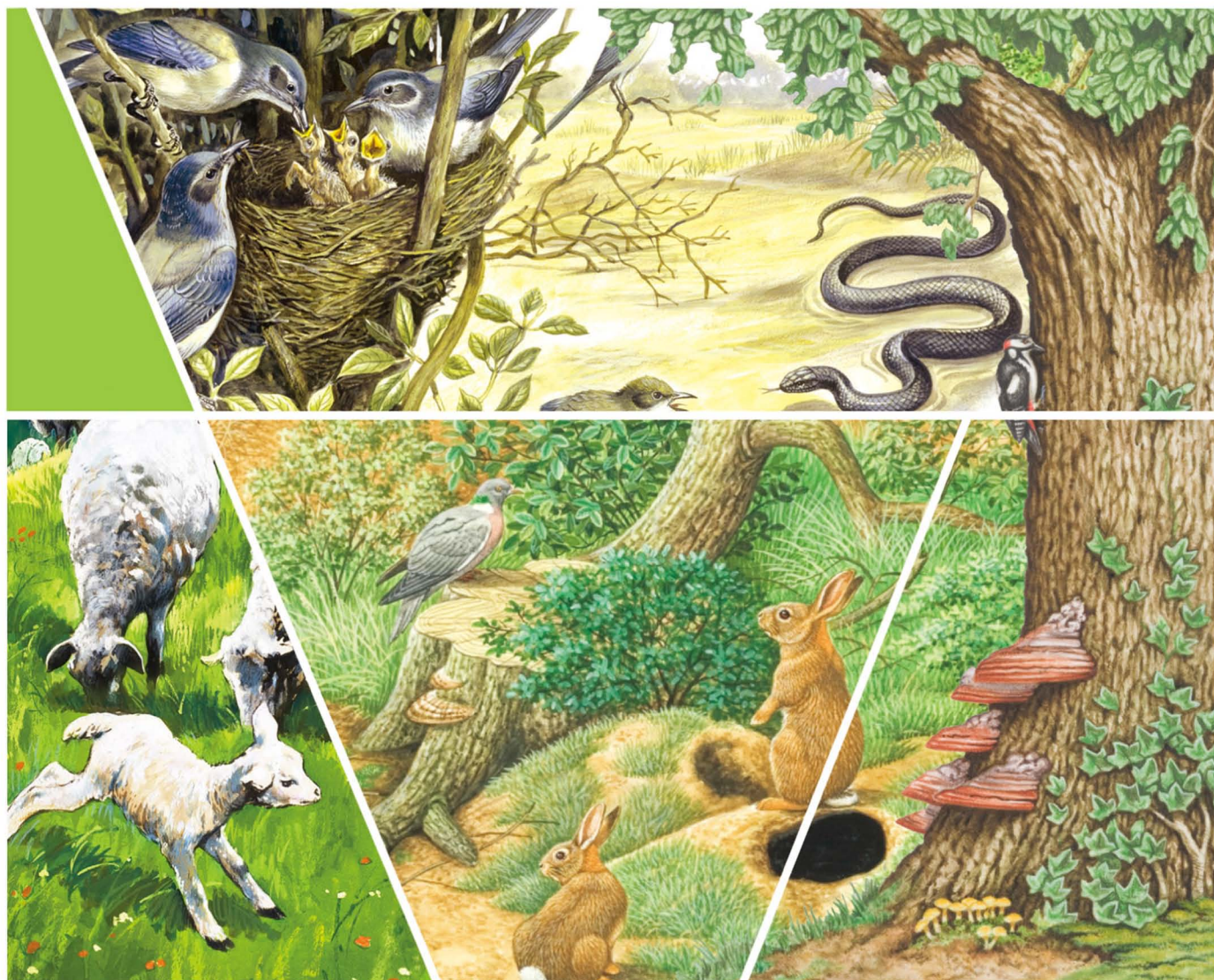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十大最经典的科普名著之一



森林报

彩插本

自1928年初版以来，至今已有30多种版本，畅销60多个国家

- ◎一本比故事更精彩，比童话更具吸引力的科普圣经
- ◎部分章节已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必修课程
- ◎参阅多个俄文版本，内容更全面、更通俗、更有趣

(苏) 维·比安基◎著

王长松◎译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春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维·比安基逝世50周年纪念版

目录

冬眠苏醒月 1

候鸟返乡月 16

冬眠苏醒月

3月21日到4月20日

太阳走进白羊宫

No. 1 内容提要

一年：12 个月的欢乐诗篇——3 月

新年快乐

3月21日是春分，这一天白天和夜晚一样长。今天，森林里庆祝新年——春天来了。

3月的世界——这里的人们都叫它温床。太阳开始驱赶冬天。积雪变松软了，灰色的雪块也出现了蜂窝般的孔洞，已经不像冬雪的样子了，它们投降了！一看颜色就知道，它们要消失了。从屋檐下挂着一根根冰柱，亮晶晶的，顺着上面流下水滴——一滴，两滴，三滴……在地上形成一个小水坑——街上的麻雀兴高采烈地在里面扑腾，洗去翅膀上冬日的尘垢。花园里，响起了山雀银铃般的歌声。

春天飞来了，它展开欢乐的翅膀，开始了严肃的工作。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放大地：一小块、一小块地把雪化开。这时，地面上的雪已经融开了，而水还在冰下面做着美梦。森林也在雪的覆盖下静静地睡着。

3月21日这天早晨，按照俄罗斯的传统，人们要做烤“云雀”吃——就是把小面包的一头捏成小鸟嘴，放上两颗小葡萄当眼睛。这天，人们打开鸟笼，将会叫的小鸟都放到大自然中，飞鸟节就这样开始了。孩子们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些长翅膀的小家伙身上了：往树上给他们挂小鸟巢——有棕鸟^①的，山雀的，有的还做成树洞一样；为了给鸟儿做巢，他们还把树枝交叉绑到一起；

又忙忙碌碌地为那些可爱的小客人准备免费的食物；在学校和俱乐部举行报告会，专门谈鸟类怎样保护我们的森林、田野、花园、菜地；应该怎样保护和欢迎这些活泼的小歌唱家。

3月里，小母鸡走出门就可以喝水了。

来自森林的第一封电报

（来自我们的森林记者）

白嘴鸦打开了春天的大门

白嘴鸦打开了春天的大门。在所有冰雪初融的地方，都出现了一群一群的白嘴鸦。

白嘴鸦是在我们国家的南方过冬。它们急匆匆地往回赶——回到北方——回到家。在路上，它们不止一次地遭遇了暴风雪。成百上千的伙伴筋疲力尽，死在了半道上。

第一批飞回来的是那些最强壮的。现在它们可以好好休息了。你看，它们踱着方步，雄赳赳，气昂昂的，正在用结实的嘴巴刨土玩呢。

遮满天空的厚厚的乌云飘走了。在蔚蓝的天空上飘拂着大朵的白云，仿佛一块块巨大的雪堆似的。第一批野兽宝宝出生了。麋鹿和牡鹿都长出了新犄角。森林里，金翅雀^①、山雀和戴菊鸟一起唱起歌来。我们等候着棕鸟和云雀。我们找到了熊洞，它就在那棵被掘起的杉树树根的下面。我们轮流守候，准备报道它的到来。一股股融化的雪水在冰下面聚集。森林里到处都是滴滴答答的声音：树上的雪在融化。不过到了晚上，严寒重新把它冻成冰。

森林中的大事

雪地里的宝宝

田野里还有积雪，可是白兔妈妈已经生下了小兔。

兔妈妈生的小兔们，都穿着暖和的小皮袄。它们刚出生，就已经会跑了。瞧，它们蹦蹦跳跳地来到妈妈身边，吃饱了奶就跑到灌木丛和树墩下面躲起来，乖乖地躺在那儿，不吵也不闹，虽然它们的妈妈已经跑得不知去向了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过去了。兔妈妈还在野地里到处乱逛，它太贪玩了，早把自己的小宝贝给忘记了，可是小兔们仍旧乖乖地躺在那儿。它们可不能乱跑：如果被老鹰看见，或者被狐狸发现，那可不得了啊。

瞧，妈妈跑过来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我们的妈妈——是一位兔阿姨。小兔们跑到她跟前，仰着小脑袋：阿姨，阿姨，喂喂我们吧！行呀！来，吃吧，宝宝。兔阿姨喂完它们，就蹦蹦跳跳地跑开了。

小兔们又回到灌木丛中躺着去了。这时候，妈妈在哪儿呢？原来呀，妈妈正在其他地方喂着

别家的小兔呢。

兔妈妈们早就说好了：所有的兔宝贝，都是大家共同的孩子。不管在哪儿碰见小兔宝宝，都要喂它们奶吃。反正自己的宝贝，也有别的妈妈照顾。

你可能会想：这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小白兔怎么生活呀？其实，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——它们穿着小皮袄，多暖和呀。兔阿姨们的奶又是那么香，那么浓，只要吮上一回，可以饱上好几天呢！

到了第八九天，小兔们已经长出了牙齿，可以一点点地吃草了。

第一只蛋

乌鸦妈妈是所有鸟妈妈中最先下蛋的。它的家就在高高的杉树上面，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着。天气太冷了！乌鸦妈妈很担心，蛋蛋可不要冻破啊！自己的宝宝还在里面呢！它一刻也不敢离开自己的家，找食物的任务就落在了乌鸦爸爸的头上！

第一批花

第一批花出现了，不过，你在地面上却找不到它们——地面还被雪盖着呢。森林里，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水滴声了，有些沟渠里的水甚至已经漫到了沟沿。看，就在这里，在这春水上方，光秃秃的榛子树枝上，第一批花开放了。

一条条柔软的灰色小尾巴，从枝头垂下来，它们叫做茱萸花序，其实它们并不像茱萸花序^①。你要是轻轻摇一摇这样的小尾巴，花粉就像云彩一样飘落起来。

还有奇怪的呢：就在这儿根榛子树枝上，还长着另外的花朵。这些花，有的两朵，有的三朵生在一起，看上去很像蓓蕾。只是在每个“蓓蕾”上面，伸出一对鲜红色的像小细舌头的东西。原来这是雌花的柱头，它们总能接到从别的地方随风飘来的花粉。

风自由自在地在光秃秃的树枝间散着步，没有树叶，没有东西妨碍它摇晃那些小尾巴，或者吹散那些彩色的花粉。

榛子花将来是要凋谢的，小尾巴也是要脱落的，那些蓓蕾上粉色的小舌头也是要干枯的。到了那时，每一朵这样的小花就会变成一颗成熟的榛子。

春天里的小花招

在森林里，猛兽常常攻击爱好和平的小动物。在哪儿看见，就在哪儿抓住。

冬天里，白雪铺满了大地。兔子、鹌鹑（ān chūn），还有其他毛色雪白的小动物，都不会让你轻易发现。可现在，雪融化了。你从远处就能看见狼呀、狐狸呀、鹞鹰呀、猫头鹰呀，甚至像白鼬、伶鼬（líng yòu）这些白色的小动物，它们已经在变黑的土地上活动了。

于是，白兔子和白鹌鹑就要起花招来：它们开始脱毛，开始给自己化装。小白兔变成了小灰兔，白鹌鹑掉了好多白羽毛，在掉毛的地方，重新长出了褐色和红色带条纹的新羽毛。现在，你发现不了它们了——它们换装了。

那些攻击它们的野兽，也不得不照他们学了。伶鼬在冬天里，曾是浑身雪白，白鼬也是一样，

只是尾巴尖的地方是黑色的。这样，它们就能偷偷地接近那些温和的小动物了：白色对白色。可是现在，人家都换毛了，它们也得跟着换啊。伶鼬全身都是灰的了，白鼬的尾巴尖还像以前一样没有变化，还是黑色的。但这没有关系呀，因为地面也有一片片黑的干枯的树叶、小树枝什么的，特别是在草地上，这种小黑点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？

雪崩

森林里发生了可怕的雪崩。

松鼠妈妈还在暖和的巢里睡着大觉，它的家就在一棵高大的云杉树的树杈上。

突然，一大团雪球从上面直接砸到了巢盖上。松鼠妈妈立刻蹿了出来，它的那些可怜的小宝宝刚刚出生，那么无助，都留在巢里了。

松鼠妈妈明白过来了，是雪崩，它马上把雪扒开。太幸运了，雪只压住了由粗枝搭成的巢盖，窝还是好好的，铺着蓬松的苔藓，一点儿都没坏。巢里的松鼠宝宝还没有醒呢！它们是那么的小——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耳朵也听不到，浑身光溜溜的，和小老鼠一样大。

潮湿的房间

雪一点一点地融化着。住在森林地下室里的住户，日子可就不好过啦！鼯（yǎo）鼠、鼯鼯（qú jīng）、野鼠、田鼠，还有狐狸，这些住在地洞里的小动物，都被潮湿害苦了。现在都这么难受，等到雪都变成水的时候，那可怎么办啊？

神秘的茸毛

沼泽里的雪融化了，一个个草墩里面满是水。在草墩下面，一些银白色的小穗闪着光泽，随风在绿色的草茎上摇曳着。难道是去年秋天的种子，没来得及飞走？难道它们在雪里埋了一冬天？不对——它们太干净了，太新鲜了。

你把这种小穗采下来，把茸毛拨开，谜底就出现了。原来就是花呀！柔丝般的白色茸毛中间，黄色的雄蕊和纤细的柱头出现了。

在四季常青的森林里

不只是在热带或者是在地中海沿岸才有那些四季常青的植物，在我们这儿——北方，也可以看到四季都是绿色的森林——在这样的森林里，遍布着绿色的小灌木丛。如果现在——新年的第一个月份，如果你在这样的森林里散步，你的心情会特别愉快的，因为这里没有褐色的烂叶子，也没有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干草。

毛茸茸的小松树，从远处看去，绿油油，灰蒙蒙的。在这些小树中间玩一会儿，该有多愉快啊！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生动：柔软的青苔泛着绿光，越橘的叶子闪闪发亮，石楠柔柔的枝条上，长满了小小的叶芽，像是一片片绿色的鳞片，树枝上还保留着去年的浅紫色的小花！

在沼泽的周边，还可以看到一种常绿的灌木——蜂斗叶^①。它的叶子是暗绿色的，叶沿向上卷起，顺着边沿看上去，就可以看到白色的叶子背面了。不过，谁也不会把目光只留在叶子上，因为还有更有意思的东西呢：花！漂亮的、粉色的、像小铃铛一样的小花！多像越橘花啊！在这样早的春天里，在森林里能够找到花，是多么让人高兴啊！如果你能采一束，把它带回家——谁能说这是从野外带回来的呢？他们肯定会说，这是从温室或者花棚里找到的。

鸢鹰和白嘴鸦

“噼——噼！呼啦——呼啦——呼啦”——什么东西从我头上飞过去了？我一抬头：啊！有五只白嘴鸦在追一只鸢鹰。鸢鹰左躲右躲，最后还是被追上了，白嘴鸦们用嘴使劲地啄它的头。鸢鹰痛得大叫，到处乱跑，最后终于侥幸脱身，狼狈地逃走了。

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能够看很远。我看见，这只鸢鹰落在远处的一棵树上休息——还没缓过神——不知从哪儿又冒出来一大群白嘴鸦，尖叫着向它扑去。鸢鹰一下子疯狂了，狠狠地冲着一只白嘴鸦飞过去，狂叫着。那只白嘴鸦害怕了，急忙闪开。这时，鸢鹰机敏地冲上高空，远远地飞走了。白嘴鸦们看着到嘴的猎物跑掉了，也就解散了队伍，在田野里分开了。

城市新闻

屋顶上的音乐会

每天晚上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屋顶上都会举行音乐会，这是由小猫咪们组织的。它们很喜欢这样的音乐会。不过，每次，音乐会都会以歌手们群殴收场。

在阁楼上

最近一段时间，一位《森林报》的工作人员跑遍了市中心的住宅区，考察动物们在阁楼上的生存状况。

那些鸟栖身在阁楼的角落里，它们对自己的住宅很满意。谁要是冷，谁就住得离烟囱近些，享受免费取暖。母鸽子们已经开始孵蛋了；麻雀和寒鸦飞遍了整个城市，搜集搭窝用的稻草和做软垫子用的绒毛、羽毛。

鸟儿最不喜欢猫儿和淘气的男孩子，因为他们老是恶作剧，弄坏它辛辛苦苦才做成的窝。

麻雀风波

在棕鸟窝旁边，乱哄哄地，又吵又叫，绒毛、羽毛、稻草飞得到处都是。

原来是房间的主人——棕鸟——回来了，它们发现麻雀占了自己的巢，就把它们揪着往外撵。棕鸟很生气，连麻雀放在房间里的羽毛褥子都扔了出去，甚至连麻雀的味道都不允许有！

有个水泥工人正站在梯子上干活，他把水泥抹在房顶的裂缝上。麻雀在屋檐下蹦蹦跳跳地玩耍，突然，它看了看屋檐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大叫一声，向工人的脸上扑了过去，水泥工人拿着小铲子挥舞着撵它，但它就是不走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他把裂缝里麻雀窝给封上了，那里面还有麻雀的蛋蛋呢。

吵闹声、叫嚷声！绒毛、羽毛飞得到处都是。

石蚕

从河面冰封的水里爬出了一些灰色的小昆虫。它们慢慢悠悠地爬到岸边，从厚厚的外壳里解脱出来，就变成了另外的样子——扇着翅膀、又细又直的昆虫了。它们既不是苍蝇，也不是蝴蝶，它们的名字叫做石蚕。

它们的翅膀虽然又长又轻，可还不能飞：它们太弱了，还需要阳光来抚慰呢。

它们爬着穿过马路。过路的人踩着它们，马的蹄子踏着它们，汽车轮子压着它们，麻雀啄着

它们。可它们还是前进，再前进——它们有几千、几万只呢！只要爬过了马路，就可以到房屋的墙壁上晒太阳了。

来自森林的第二封电报

（来自我们的记者）

棕鸟和云雀飞来了。它们唱起了歌。

我们耐心地等着，熊还是没从洞里爬出来，难道它在里面冻死了？大家瞎想着。

突然，洞上面的雪振动起来。

不过，从洞里面爬出来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像熊。你以前肯定没见过这种野兽，个头有小猪那么大，浑身长满了毛，黑色的肚皮，灰白的脑袋上面长着两道暗色的条纹。

原来这不是熊洞啊，是獾子洞，刚才爬出来的是獾子。

现在，它已经不再冬眠了。每夜，它都去森林里找蜗牛、幼虫、甲虫，吃树根和草根，逮田鼠。

我们开始满森林地找熊洞，终于找到了，就在那儿，这回可是真正的熊洞。

熊还在睡觉。

水已经把冰飘起来了。

雪正在塌方。琴鸡到了发情的季节，开始四处求偶；啄木鸟在树上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一个劲儿地敲着鼓。看，刨冰的小鸟飞来了——人们都叫它鸫？

以前那条可以在上面划雪橇的路，已经泥泞不堪了。现在，我们再走这条路，只能坐马车，划不了雪橇了。

小蚊子的舞蹈

在欢乐、祥和的日子里，小蚊子就开始在空气中跳舞了。

请不必害怕它们：它们不是叮人的蚊子，它们是蚊群。

轻盈的小蚊子，一群群地聚集在一起，像根柱子一样，在空气中晃动着，旋转着。

在那儿，有很多这种蚊群的地方——这些萦绕在空中的小黑点，和雀斑一样显眼。

第一批小蝴蝶

蝴蝶出现了，它出来透透气，顺便在太阳光下把自己的翅膀烘一烘。

第一批出现的，是在阁楼顶上过冬的黑褐色带黄斑的荨麻蝶，还有一些淡黄色的柠檬蝶。

在公园里

在公园和花园里，雌燕雀唱着响亮的歌，它挺着淡紫色的胸脯，伸着浅蓝色的脑袋，蹦蹦跳跳地聚在一块儿，等待着总是有些迟到的雄燕雀。

院子里开出了叫做款冬的黄色的小花。

街上，有人在叫卖一束束春花，这些花儿是森林里第一批开放的。卖花人把它们叫做“雪下紫罗兰”，虽然它们在颜色和味道上面都不大像紫罗兰。其实，它们真正的名字叫做蓝耳草。

树木也醒了过来——白桦树内的树汁已经开始流动起来。

谁游过来了

在森林村公园的峡谷里，一条条小溪蜿蜒曲折地延伸过来。我们的林业工作者在一条小溪上，用石头和泥土做了一道拦水坝。我们想看看，什么动物最先游过来？

我们等了好长时间，什么东西都没看到，只有一些小树枝、小树叶飘了过来，在池塘里打转转。

后来，一只老鼠从小溪底部晃悠悠地被冲了出来。是的，它不是普通的老鼠，不是那种灰色的、长尾巴的家鼠。它浑身长着棕黄色的细毛，中间夹杂着一些条纹，原来它是短尾巴田鼠。

它可能已经死了一个冬天了，一直在雪里埋着。现在，雪变成了水，小溪就冲着它，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地方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流水带来了一只黑色的小甲虫。它手脚乱动，转着圈，使劲挣扎着，怎么也不能从水里爬出来。最初，大家都在想：这可能是某种水里面生活的小甲虫，后来捞出来，仔细一看——原来是最让人讨厌的“屎壳郎^①”啊！

看样子，它也醒了。它是怎么到水里来的呢？当然，肯定不是自己愿意来的。

接着看！那是谁来了，两条后腿一蹬一蹬的，它自己游进了池塘。你猜，它是谁啊？对，是青蛙！

周围还都是雪，但是青蛙可不管那些，见到水，立刻就来了。

它从水塘跳到岸上，很快，就消失在灌木丛里了。

最后，又游过来一个小东西。褐色的，很像刚才那只老鼠，只是尾巴更短一些。原来是只水老鼠。

入冬的时候，它给自己储备了好多粮食，现在都吃光了。它看到春天来了，就想办法出来找吃的了。

款冬

小土包上早就出现了款冬^①的一群一群的细茎。它的每一群茎，都是一个小家庭。年纪大一些的，是哥哥姐姐，长得比较苗条，茎也高高直直的。挨着它们长的那些肥肥胖胖的，是它们的弟弟妹妹。

还有一种特别可笑的茎，它们弯着腰站在那儿，不敢抬头的样子——好像是很害羞，怕见生人，就像是刚刚来到世上一样。

每一个这样的小家庭，都是一点点地从地下的茎根上长出来的。茎根里，从去年秋天就已经在储藏食物了。现在，食物都快吃光了，但在开花的时候，还是要靠这些养分的。过几天，这些小脑袋就会变成一朵朵黄色的，像向日葵一样的小花。准确地说，那不是花——而是花絮，一束一束地，紧密地挤在一块。

当花开始凋谢的时候，就会从根茎里长出叶子来。根茎很会爱护自己，它们生出叶子，让叶子吸收阳光，把养分和食物再存起来，为明年作准备。

来自森林的第三封电报（急电）

（来自我们的记者）

我们在熊洞旁边的树上轮班守候。突然，雪被什么东西拱起来了，一个又大又黑的兽头露了出来。

一只母熊爬出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两只小熊。

它边爬边打着哈欠，向森林的方向走了过去。活泼的小熊跳着跟在妈妈的身后，我们只来得及看见母熊瘦瘦的背影。

现在，它在森林里转来转去，看得出来，它的心情很好——睡了这么长时间，它现在见什么吃什么：树根、枯草，还有浆果。这时候，就算有一只小兔子，它也不会放过的。

春水泛滥

冬天的统治结束了。云雀和椋鸟在自由自在地唱着歌。

大水冲破了已经薄薄的冰层，溢到外面来了，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全是水。

田野里失火了：是太阳放的，积雪都快被太阳烤熟了。从已经露出的土地上，碧绿的小草让人看了心情舒畅。

在春水泛滥的地方，第一批野鸭和大雁出现了。

我们看见了第一只蜥蜴，它从树皮底下钻出来，爬到树墩上晒起了太阳。

每天都发生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，我们都记不过来了。

城市里发生了交通拥堵——发大水了。

关于这次大水造成的动物死亡情况，我们将通过飞鸟传书在下一期《森林报》上发表。

乡村日历

（尼·巴甫洛娃）

把春水留住

融化了的雪水，谁的意见也不听，就想从田野里跑到洼地里去。人们用厚厚的积雪在斜坡上修了一道城墙，及时地把它留了下来。水被扣留了，并开始慢慢地渗入到田里。

田野里的绿色居民感觉到了，于是它们的根努力地喝水——真开心啊！

新生的小宝贝

今天夜里，猪圈里的值班员正在为母猪接生。所有的小猪都是肥肥胖胖的，摇着脑袋，晃着屁股，哼哼乱叫。年轻的猪妈妈们焦急地等待着，但饲养员每隔一个小时才会把这些挺着小鼻头、摇着小尾巴的宝贝送来吃奶。

去暖和的新房子喽

人们把土豆从寒冷的仓库搬到暖和的新房子里去了。土豆对这次搬家很满意，于是，它们准备生芽了。

绿色的新闻

商店里出现了一些新鲜的黄瓜。但你知道吗？它们的花并没有蜜蜂来采蜜，它们生长的土地，也不是太阳烤热的。

但这些黄瓜确实确实是真的黄瓜：又大又壮，肥美多汁，浑身上下长满了小刺，而且还有黄瓜特有的清香。只不过，它们是在温室里长大的。

去帮助饥饿的朋友吧

雪，融化了。我们发现，整片原野竟然被一层又细又瘦的“青草”覆盖着。大地仍然冰冻着，一点儿东西也舍不得施舍给细嫩的“草”根。“小草”可真不幸呀，它在忍饥挨饿呢。

可是，在农场职工的眼中，这些“小草”可珍贵哩！因为，这些又细又瘦的“小草”是秋播的小麦。所以，职工们准备了草木灰、鸟粪、食用盐作为它们的肥料。

他们还从空中饭店给饥饿的朋友撒下救命的食物。

空中饭店——一架飞机将飞到田野的上空来，为它们喷洒食物，确保每一株“小草”都吃得饱饱的。

狩 猎

春天，我们这儿只允许在很短的期限内打猎。如果春天来得早，那么打猎也能早些开始。要是春天来晚了——那只好晚些出去了。

春天里打猎，主要对象是森林里的鸟或者水边的鸟，也就是雄田公鸡和雄鸭，而且不许带狗。

猎人的爱好

白天的时候，猎人从城里出发，傍晚就已经来到森林了。

天灰蒙蒙的，没有风，下着小雨，很暖和。这正是打猎的好天气。

猎人选好了一个地方，靠在一棵云杉旁边。周围的树木都不高，都是些赤杨、白桦、云杉什么的。

还有一刻钟太阳就要落山了，现在还有时间。可以抽一根烟；过会儿可就不行了。

猎人站在那儿，仔细地听着：森林里，各种各样鸟儿都在唱着歌。棕树的树顶上有只鸟，应该是鹁鸟^①，它尖声鸣叫着；丛林里啾啾啾啾的声音，应该是红胸脯的欧鸎发出的声音。

太阳落山了。

鸟儿们一只接一只地停止了歌唱。最后，连鹁鸟和欧鸎也不出声了。

现在可要注意了，留心听！寂静的森林上空突然传来了轻轻的声音：

“切尔科，切尔科，好了——好——了！”

猎人一惊。把枪放到了肩膀上，一动不动，哪来的声音呢？

“切尔科，切尔科，好了——好——了！”

“切尔科，切尔科……”

是一对啊！

在森林的上空，两只长嘴勾嘴鹑急匆匆地扑扇着翅膀。

一只跟在另一只后面——不是打架。

也就是说，前面的是雌的，后面的是雄的。

乒！——后面的那只，像车轮子一样，旋转着，坠到了灌木丛里。

猎人像箭一样冲了过去：他知道，如果去晚了，受伤的鸟儿躲到灌木丛里，那就白费工夫了。

瞧，勾嘴鹑的羽毛和树叶一样灰蒙蒙的。

它挂在灌木上面，一眼就看到了。

那边，不知道哪儿又传来了“切尔科，切尔科”的声音。

太远了——散弹打不到。

猎人又靠着云杉，聚精会神地倾听着。森林里好静啊！

“切尔科，切尔科……” “好了——好——了！” 叫声重新响了起来。

那边，在那边——太远了……

扔个什么东西，把它吸引过来，应该可以的！

猎人摘下帽子，向空中抛去。

雄勾嘴鹬很机敏，它正在昏暗的森林薄雾里找自己的爱人——雌勾嘴鹬。忽然看见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从地面飞起来，又落了下去。

是雌勾嘴鹬！

它在空中转了个圈，向下飞去——直接冲着猎人的方向。

猎人的手激动地发抖了。

乒！乒！——没打着！

最好放过一两只吧！没准头了——得静下心来。

好了——已经不抖了。

现在可以射击了。

森林深处黑黝黝的。这时，不知道哪儿传来了一声又大又可怕的叫声。一只正准备入睡的鹌鹑，吓得立刻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。

太黑了——已经不能再开枪了。

趁着还能看得见小路，应该赶到鸟儿交配的地方去。

松鸡交配的地方

已经是半夜了，猎人坐在森林里，一边吃东西，一边从暖瓶里倒水喝：他可不敢生火——火会把松鸡吓跑的。

不久，天就要亮了，交配在黎明前才开始。

在寂静的黑夜里，突然传来了猫头鹰的两声嘶叫。

这该死的家伙，这么叫会把松鸡吓跑的。

东边的天空已经开始发白了，好像在哪儿，有什么东西在唱歌，刚好能听清——“咋泰克，咋笑克”。

猎人踮着脚，仔细听。

听，还有另外一只在叫。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应该有150步。第三只……

猎人轻轻地移动着脚步，越来越近。他手里端着枪，手指已经扣住了扳机，眼睛紧盯着不远处那棵粗大的云杉。

听，“咋泰克”的声音停止了，那只松鸡开始连续啼鸣起来。

猎人突然跳开了原来的地方——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然后站住，一动不动。

松鸡的歌声中断了，静悄悄的。

松鸡好像察觉到什么了——它在仔细听呢！它机敏极了，只要有一点点响动，就立刻冲出去，在森林里展开大翅膀，跑得无影无踪！

但它什么也没听到，于是又“咋泰克，咋笑克”地叫了起来——就像两根木头轻轻地撞击着。

猎人还是站着不动。

于是，松鸡高兴了，重新啼鸣起来。

猎人又是一跳。

松鸡赶忙停住啼鸣，嘴里因为着急，还发出“克克克”的声音。

猎人一只脚还停在半空，但他不敢动了。因为他知道，松鸡在听着呢。

过了一会儿，没发现情况，松鸡又开始“咋泰克，咋笑克”地叫了。

就这样，重复了很多次。

猎人已经很接近了，他知道，松鸡就在这棵云杉树上——好像就在树的中间，应该距离地面很近。

它玩得太高兴了，已经晕晕乎乎了，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哪怕是喊它。

可是，它到底在哪儿呢？难道是在那片漆黑的针叶树上。

啊哈！看到了，就在那儿！在一棵满是针叶的云杉枝头，几乎就在猎人旁边——也就是三十步远——长长的黑脖子上面，顶着一个鸟头，还带着一撮胡子……

现在没有声音，可不能动弹……

“咋泰克，咋笑克”——歌声又起来了。

猎人端起了枪，瞄准了那个黑影——就是那个长了胡子的像公鸡一样的大鸟，它的鸟尾巴大得像是一把打开的大扇子。

乒！——掉到雪地上了。

哈！好大的家伙，浑身都是黑的，肯定有五公斤！整条眉毛都是红色的，颜色就好像是刚流出来的血的颜色似的。

森林剧场

（来自我们专业的记者）

琴鸡交配场

在一片不大的林间草地上，有个剧场。太阳还没有起床，但周围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，因为现在是极昼——夜是白的。

剧场吸引来很多观众——一些彩色的雌琴鸡。它们有的从上面飞下来，在地上吃东西，有的很安静地坐在树上。

它们在等待着，过会儿好剧就要开幕了。

瞧，从森林里飞来了一只雄琴鸡，它直接落到了空地中间。它是那么漂亮，浑身乌黑，肩膀上有几道条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角。

它的眼睛是黑色的，像纽扣一样，机警地扫了一圈交配场——空地上，除了一些来做观众的雌琴鸡之外，一只动物都没有。

那边是什么东西呀，是灌木丛吗？好像昨天还没有呢！这简直是开玩笑：难道一夜之间，就能长出一米多高的云杉来吗？是自己忘记了？还是年龄大了，老糊涂了？

该开始了。

我们的主角再一次向观众群看了看，然后，就把脖子伸到了地上，拖着两只大翅膀，翘起了华丽的大尾巴。它叽里咕噜地发表演说：我要卖掉皮大衣，买件大褂，买大褂！

噗！一只雄琴鸡落了下来。

噗！噗！一只，又一只，好多琴鸡都飞了过来，站在地上。

看把我们的主角气的！

它浑身的毛都直立起来，脑袋已经贴到了地上。尾巴展开了，像一把大扇子。嘴里发出“就呼——费，就呼——费”的声音，这是挑战的意思：“飞过来吧，假如你们不怕掉羽毛。”

交配场的另一头，有只雄琴鸡回应了挑战：

“就呼——费，就呼——费，你要是胆子大，你过来试试！”

“就呼——费，就呼——费，行啊，我们这有二十，不，三十只雄琴鸡——数都数不过来，你有种就挑一只试试，它们都作好打架的准备了。”

雌琴鸡们静静地蹲在树杈上，没有一点儿表示，好像对这出戏一点儿都不关心的样子。这些美人原来这么狡猾啊。这出戏就是为它们准备的，这些生着黑白色尾巴、火红眉毛的战士大老远的来到这儿打架，不也是为了它们吗？

每只雄琴鸡都想在美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和打架的能力。蠢笨的、胆小的快走开！只有胆大、勇敢、灵活的斗士，才值得它们关注。

看吧，好戏开始了……

满场都是“就呼——费”、“叽里咕噜”的挑战声。雄琴鸡们把头弯到了地上，朝着对方逼过去。

两只雄琴鸡对上了。它们头对着头，嘴对着嘴，向对方狠狠地啄了过去。

“糗事，啾哧”——鸡冠上的毛都竖起来了。

天渐渐亮了。舞台上空升起了薄雾，那是白夜的窗帘。

在云杉丛中——交配场上哪来的云杉啊？——闪着金属光泽。

雄琴鸡还在专注地打架呢，它们哪儿顾得上云杉啊！

雄琴鸡都在捉对厮杀。

交配场主角离树丛最近了。它已经打跑了两个对手了，真不愧是主角，森林里还能找到比它厉害的吗？

第三个对手就很可怕，既勇敢，动作又快，跳起来就啄了主角一口。

“糗事，事！”主角凶狠地冲着对方大骂。

美人们蹲在树杈上，伸长了脖子，津津有味地看着。这才叫好戏呢！这才叫真正的战斗呢！这只肯定不会跑开的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跑开的。看，又一对跳了起来。它们在空中就开始动手了，扑扇着结实的大翅膀，撞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
撞击，又是撞击，啄，再啄——你都不知道，是谁啄到谁了。有一对摔到了地上，它们向两个方向跳开。年轻的那只，翅膀上坚硬的羽毛都折断了好几根，蓝色的羽毛向外支棱着，好像破布片一样披在身上；年纪大的那只更惨一些，火红的眉毛下面流出了鲜血——一只眼睛被啄瞎了。

美人们有点儿不安了，它们在树杈上，来回地换着脚。谁打赢了？难道是年轻的把年纪大的打败了？年轻的小伙子多漂亮啊：密实的羽毛散发着蓝光，尾巴、翅膀上的条纹多光鲜啊！

瞧，它们又跳起来了——撞到一块儿。年老的蹿到上面去了！

又趴下了，跳着分开了。

又扭到一块儿去了。这次，年轻的蹿到了上头！

现在是最后的战斗了。看！

摔倒了，又跳开。

又蹦到一起，扭打起来。

砰！巨大的声音在森林里传开。从小杉树丛里冒出了一股轻烟。

交配场的搏斗停了一小会儿。树上的雌琴鸡伸着长脖子，左看，右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雄琴鸡吃惊地竖起了红色的眉毛。

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
没关系，一切都好好的。

除了自己人，这儿谁也没有！

静悄悄地，小杉树后面的烟也散开了。

一只雄琴鸡回过头，看到了站在对面的敌人。它一个纵身，照着对方的脑门狠狠地啄去。

好戏还在继续，一对对雄琴鸡还在不知疲倦地打着。但是，美人们在树杈上看到：刚才打架的那对，老的和年轻的雄琴鸡都死在地上了，难道它们互相把对方都打死了？

好戏还在上演。应该看舞台上面的表演才是。现在哪一对最有意思？这些黑斗士哪个是今晚的获胜者呢？

太阳升到森林上方的时候，好戏闭幕了。小杉树后面走出来一个猎人，他拾起老琴鸡和它年轻的对手。

猎人把它们揣在怀里，扛起枪，回家了。

在穿过森林的时候，他一直竖着耳朵，好像怕遇到什么人似的……因为今天，他做了两件不光彩的事：第一，他违反了法律，在法律禁止的时间出来打琴鸡；第二，他打死了琴鸡主角。

明天，交配场上的戏恐怕演不成了：没有了主角，谁还能带头演戏呢？

交配场被破坏了。